

人情物理，城市山林——明代戏曲版画之美

郭静

全相、注图、图咏、纂图、出相、绣像，都是近代才出现的“插图”一词的前身。从早期的竹牒、帛书到写本，古代插图终于走进雕版印刷时代，因此而得名“版画”。其表现内容经历了从佛教经典、科技农书等实用书籍到小说、戏曲文本插图的演变。目前中国古版画遗存主要就是戏曲文本的珍贵插图。

● 光芒万丈的万历年代

夏履先刊行的《禅真逸史》凡例有云：“俾观者展卷，而人情物理，城市山林，胜败穷通，皇畿野店，无不一览而尽。”描绘人间百态的戏曲版画在万历年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。戏曲文本几乎无图不欢，其刊行数量、刻印质量和艺术水平都达到了中国古版画的巅峰，被鲁迅形容为“版画艺术光芒万丈的万历年代”。

为什么偏偏是明代呢？



图1 《武王伐纣平话插图》，元至治刻本

元代末期时，戏曲版画刚开始有了突破，插图的属性逐渐从“附带说明”（图1），向“快看！好戏来了”变化。到了明代中后期，内忧外患的氛围使贪图安逸的文人臣子纷纷寄情于风雅，通俗文学因而得到了繁荣发展。全国各地书坊林立，争奇斗艳，好不热闹。在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下，书坊主们不惜重金聘请有名的文人画家如唐寅、陈洪绶、汪耕、仇英来绘稿，再请名刻工如项南洲、徽州黄氏一族等来镌刻。多方的努力促成一件件精美的作品，硬是把当时戏曲版画整体的艺术水准给提了上去。戏曲版画作为附属于书籍文本的插图，慢慢展现出其独立的审美意趣（图2）。



图2 《新镌全像蓝桥玉杵记》

明万历三十四年浣月轩刻本，汪樵云绘

● 世人重脂粉

凌濛初曾以“世人重脂粉，恐反有嫌无像之为缺事者”来表述读者对插图的谜之眷恋，这大概就是视觉传播的力量。比起纯文字，图像传递给市民大众的信息更为迅速，呈现的情感也更为直接。有了人物面庞的描绘，心中模糊的形象便成了具象；有了动作场景的描绘，更易被带入戏剧冲突的氛围。虽然“重脂粉”似乎有吐槽我们口味俗

气的意味,但不得不承认,我们确实喜欢一览那包罗万象的人情物理、城市山林和穿梭于各个传奇小说中的俊男靓女。



图3 《琵琶记》明万历二十五年汪光华玩虎轩刻本,

黄一楷、黄一凤刻

这幅徽派玩虎轩《琵琶记》插图表现的是蔡邕赴京赶考前,在南浦聆听赵五娘的临别嘱咐。画面人物居右,右上基本留白,与左边小山以及贯穿对页的杨柳构成一幅平衡和谐的场景。江水如镜,草木依依,看看两人这柔美的眉目,这悄悄拉上的小手,郎情妾意简直要溢出画面了(图3)。只不过,恋恋不舍的两人似乎……笑得有点暧昧?



● 你爱温柔敦厚, 还是剑拔弩张?

从万历到崇祯, 戏曲版画的风格流派渐成体系, 以建安、金陵、徽派、武林四大派位居顶端, 傲视群雄。我们来分别品味一下各派的迥异风采。

建安派

代表书坊: 乔山堂、双峰堂、建阳书林

福建建安版画发源非常早。“建本”自宋朝起就名声远扬、行销四方。其版画风格古朴稚拙，线条雄健有力。刻工多是民间工匠，行事低调，不爱留名，因而大多无从考证。

建安派代表作首推万历年初建阳书林刘龙田乔山堂所刊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》（图4）。这是现在所见《北西厢》中最古老的一个版本。它保持了建安版画一贯的古拙之风，阴刻阳刻并用，黑白明暗对比强烈；人物形象鲜明突出，背景布置简单，物体之间的距离较近。早期戏曲版画借鉴的一些元素也可从中窥见：



图4 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》
明万历乔山堂刘龙田刻本



图5 《大聖文殊師利菩薩》佛画
五代刻

左图“斋坛闹会”两旁的联语，是不是和右边五代时佛教版画（图5）常用的幡幢式结构有相似之处？

金陵派

代表书坊：富春堂、世德堂、文林阁、继志斋、环翠堂

金陵版画亦有其悠久的历史。宋淳熙时有《新定三礼图》，明初有《观音妙莲华经普门品》，都是不同凡响的作品。明嘉靖之后，南

京老城南三山街一带书坊林立，富春堂、世德堂、文林阁、环翠堂、广庆堂等都在此经营。

唐姓书商的富春堂（图6），是金陵刊刻版画最多的书坊。世德堂（图7），则是万历二十八年左右由富春堂分立而来。两家书坊所刻多为名家传奇，是受建安风格影响并有所创新的金陵版画代表。其版面采用单面独幅，整齐划一；风格粗犷豪放，线条转折硬朗，常有建安风格的粗黑宽线，但黑白对比更加生动；地砖、窗格等装饰细节丰富；人物比例硕大突出，表情灵活，动作有力；场面没有时间区分，也不受室内外空间限制，与戏台效果十分接近。



图6 《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》明富春堂刻本



图7 《楔重订出像注释孝记》明世德堂刻本

另一唐姓书商经营的文林阁，以及陈大来的继志斋、汪廷讷的环翠堂，则是金陵版画细致工丽风格的代表。其中当以汪氏环翠堂所刊诸本（图8），最为精美上乘。

汪廷讷自号坐隐先生，本是不愁吃穿的安徽巨富，却不问世事寄居金陵，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出版爱好。他花大手笔请画家汪耕、钱贡以及徽派名工为环翠堂出版的书籍绘镌插图，用心之至，几乎每种都

是难得的佳品。环翠堂版画徽派风格浓厚：版式多用对页双面连，画面秀丽精雅，纤细入微；细密的点与线构成花纹图案，人物眉眼温和安详。



图8 《重订天书记》，明环翠堂刻乐府本

徽派

代表书坊：玩虎轩、浣月轩

终于要说到大名鼎鼎的徽派了。

徽州自古以来就是造纸制墨中心，《程氏墨苑》等四大墨谱皆刻于此。提到徽派版画，就不得不提被誉为徽派圣手的“新安黄氏”。歙县虬村的黄氏刻工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他们以一套秘不示人的雕图技艺父子相传、兄弟相接，前后约四百余人从事刻书业。由于人才太多，黄氏有不少流向武林、吴兴、苏州等刻书中心，以遍布全国各地的姿态在刻工界独领风骚。万历年间徽派的崛起，很大程度上是黄氏刻工的功劳。

徽派版画以中国画的构图为基础，线条细腻如发丝，擅用点线结合；空间繁简相映，饱满又不至拥挤，井然有序；背景讲究诗情画意，景物雕镂工细；人物体型纤长，姿态柔美。徽派特有的这种温柔雅典

的神韵，使其很容易被辨别。下图以及前文“南浦嘱别”都出自玩虎轩《琵琶记》（图9），是徽派最负盛名的杰作之一，也是名工黄一楷的代表作之一。



图9 《琵琶记》，明万历二十五年汪光华玩虎轩刻本，
黄一楷、黄一凤刻

郑振铎先生对徽派版画情有独钟。他评价道：“他们气魄不大；他们要的是雅致细巧的布置，他们爱的是小园林，是假山，是喷池，是小盆景，他们喜欢娇小的女性，温柔的生涯，暖馥馥的内室，出奇的窗饰和帐帷。他们一切是小，但必求其精致，求其完美。”

多么动人的一段描述。

徽派版画以小见大的秀丽之美。

不过……还记得玩虎轩《琵琶记》里的这个神秘微笑么？不止喔，小编我还有一大波微笑送给大家：



是不是感觉看到了满屏的“你懂得”……

有什么能阻止画中人微笑吗？不能。无论是跪地的大臣，还是高高在上的官员，即便是砍杀贼兵的军官也不行。男女间离别伤感的爱情，将士们剑拔弩张的战斗，公堂上严肃凌厉的对峙，追杀与被追杀时的仇恨，都丝毫不能影响画中人那保持不变、始终如一的神秘微笑。



徽派黄氏刀下人物的标准图式正是如此：一张长圆脸，眉毛眼睛都弯如柳叶，纤长简约，呈现出一副似笑非笑的神秘表情。它大概象征着那一时代文人的理想：不论世事如何，好的还是坏的，人们都能坦然接受，从容不迫，自得其乐。后来黄氏被聘请到其他地域刻书，便也将这副永恒的表情带到了其他流派的版画中。

杭州武林

代表书坊：容与堂、两衡堂、起凤馆

武林版画即杭州版画，因秦汉时杭州背靠武林山（西湖群山）建立而得名。明天启、崇祯时，武林版画后来居上，频出佳作。其题材开阔，风格也较为复杂。



图10 《广陵月》，明崇祯刻《盛明杂剧》本，
西湖福次居主人沈泰辑印，黄真如刻

徽派黄氏寄居杭州者甚多，一度承包了武林版画的镌刻业务。但从万历后期开始，武林的黄氏风格开始发生了变化：突出外景，注重山石的雕镂，人物比例变小；侧重表现微妙细腻的情感，而不再是戏剧性的动作行为；从人与物的排列有序，转变为写意的空间营造。《四声猿》《盛明杂剧》（图 10）都预示着这种变化的行进。至崇祯时，纯正的徽派风格几乎看不到了。

容与堂是晚明杭州的知名书坊，刊行了不少戏曲小说。我们熟知的“李卓吾批评”系列就出自这个古代出版社。为《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》（图 11）镌刻书版的是寄居武林的徽派刻工姜体乾。其刀下人物神态盎然，线条刚柔并济、疏朗恣意，可谓别具一格，自成一派。



图 11 《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二卷》明容与堂刻本，姜体乾刻

● 分久必合，四海一家

其实不止武林，我国古版画自明天启开始，整体都发生了这种由“精工典雅”向“精巧”的转变。建安、金陵、徽州三大派的地域分别不再明显，大有四海一家的合流之势。原本没有什么留白和景别层

次的画面，到了明代后期开始讲究远、中、近景的构图（图 12），注重空间感、透视感以及宽广度的营造，形成了诗、书、画相结合的成熟韵味。



图 12 《梨花斋新乐府八卷之情邮记》明末两衡堂刻本

那么，这种转变是因何而起呢？一方面可能缘于不同地域画家、刻工的互通交流，比如武林版画既秉承了徽派的典雅，又受到临近苏州版画精巧灵动的影响，最终融合出新的样式。一方面则是因为有更多声名卓著的高手画家参与进来，他们的个人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刻工。这些名画家超越了对故事情节单纯的再现，用自己的绘画技巧对人物与情节都进行了再创作，赋予其活力与情感，摆脱了程式化的安排。他们绘制的插图很多都可以独立成为一幅优秀画作。

● 一个倔老头创造的高峰

如果只能拎出其中一位画家来讲讲，这个人必定会是陈洪绶。本文的镇楼图，被视为中国古代戏曲版画压卷之作的《窥简》，就出自这位天才画家之手：



图 13 《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五卷》
明崇祯刻本，陈洪绶绘，项南洲刻

“开拆封皮孜孜看，颠来倒去不害心烦”。一座精致的屏风将莺莺与红娘分隔开：屏风前，莺莺双手捧着张生的信，全神贯注地读着，急迫、欣喜又带着几分娇羞；屏风后，红娘探出身子，轻咬手指，悄悄观察莺莺的反应，机灵又俏皮（图 13）。陈洪绶用一座神来之笔的屏风来处理两人的空间关系，突出了主题“窥”，更简洁明了地展现了莺莺一瞬间的心理状态。屏风上四季花卉深浅交替，与人物衣饰相得益彰；这样一幅绝妙的构图，充分体现了陈洪绶对戏曲情节、人物情感的用心理解及精准把握，也展示了其深厚的人物画、花鸟画功力。



图 14 陈洪绶画像

大师就是大师。在取材上，陈洪绶没有选常见的“长亭送别”“衣锦还乡”，足见其多么有风格。陈洪绶（图 14），号老莲，生性怪癖，自小就放荡不羁。四岁时非要往别人家墙上画了个九尺高的关羽像；十四岁已经挂着画在集市上卖钱；二十八岁创作出名震四方的《水浒叶子》，自此独霸

人物画坛。崇祯帝命他为内廷供奉宫廷画家，他拒绝；清兵来了，他避难云门寺，还特别诚实地说“岂能为僧，借僧活命而已”。一年后还了俗，就是这么任性。

陈洪绶的《九歌图》《水浒叶子》等版画作品影响颇远，后世罕有超越之作。就说《窥简》里的那座屏风，后人的模仿也总是略逊一筹。一个倔老头建起来的高峰就这么耸立在晚明的版画风云中。

最后还要说的是，《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》的镌刻者是武林项南洲，他几乎是武林本地唯一可以与徽派刻手争胜的名工。《窥简》这幅传世之作少不了他的功劳。

相关文创：《戏曲版画留真》

